叢話錄

856
65

彩霞洞隱士書於民國春三月

望雲樓主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秋燈叢話18巻』　請求記号 856-65

ガラス使用

856-65

福山王　槭凝齋著

于公成龍康熙中建牙兩江奸宄剗除殆盡惟積賊不小七狡黠尤甚兎脫者屢矣嚴捕之刻期必獲賊覺且窘覘公每夕閱案牘必交丙夜乘隙伏梁間將刺公甫入室忽砰然有物墮地視之人也執詢所自因具述顛末云見金甲神現室中不覺驚墜乃擊殺之又姚公啟聖微時嘗寄食蕭山令署落拓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秋燈叢話18巻』　請求記号 856-65
ガラス使用

覊人未之奇也令母遊園中忽聞鼾聲異常跡至書室有黑虎卧榻上大驚却走衆持兵入無所見惟姚公酣寢方醒耳令母知其異厚遇之後以定臺灣功官至浙閩總督又大宗伯吳公襄其賢公與一僧善僧来輒留手談僧患足疾卧山中浹歲公爲供養不少懈一日公坐書室見僧自外至問之不答徑趨後堂起跡之內報夫人生子矣即宗伯也古有星精僧之說其信然歟

演劇郭提舉醞山西安邑人任滇時娶二妾一最寵一待之薄乾隆己卯解任歸欲棄去紿之曰今將遠行可歸別父母臨期當迎汝妾歸久無音耗疑而覘之將刻期登程矣方悟郭之誑已也急奔至則行裝已發把郭訣大慟曰妾實意相從何忍心捐棄非妾自至今生與君永訣矣郭慰之曰吾非有他意念長途萬里家計蕭條且素無德於汝恐候爾芳年故行此權宜計耳妾愈悲曰從一而終

婦之分也食貧居賤固所甘心至不見答於
君妾之命也將誰尤倘肯垂憐沒齒無怨若
孰意不允當碎首君前斷不苟倫生視息人
間也捨地長號悲動路人郭亦爲之泣下改
容禮謝攜與同歸

乾隆辛巳豫省黃河潰決陸地水深丈餘民
間廬舍半被淹沒陳留有曹姓者居宅沉沒
已三晝夜咸謂無生理矣及水退牆舍並未
崩塌眷口亦安然無恙衆問之云日來惟覺
霧氣瀰漫不見天日初不知在水中也有司
見而異之詢其有何善行云每年租課所入
除衣食足用外盡以濟鄉里之貧乏者自高
曾以至今未嘗少替已歷五世百有餘年矣

憲司俱賜匾額以嘉其異

濟郡有水夫李姓者晚歸拾得制錢一貫不
禁狂喜挑燈沽酒擲錢於地晚之曰我經年
勤苦不能積分文今亦爲我囊中物耶言畢
錢蠕蠕欲動大驚急起以足躡之釘貫足心

痛楚殊甚呻吟床榻聲所得錢而足始瘳

晉藩多公綸乾隆中任直隸臬使時一夕不

能寐步月至科房側滿下三鼓矣書吏皆寢

一室猶有燈光穴窓窺之一吏方據案理文

書有黑氣數團圍繞身後彷彿類人形而面

目糢糊不可辨識公默然返詰朝詢之吏曰

夜間瘢秋審案耳又有泉署中某幕有戚來

訪留之宿夜起於厠朦朧間見藍面赤鬚者

坐燈前旁列鬼卒數十驚而諦視卽某秉燭

閻情實諸册也獄誠萬民之命司厥職者可

不慎歟

紹興某村童子二人牧牛山岬雷雨驟至走

避大樹下俱爲雷震死其一旋活云恍惚見

一老者方巾道服數以手摩其頂乃得甦後

有自紹興來者偶語前事云其人復爲雷震

死田中矣數其年纔及一紀耳造化擊物固

有先後與

雍正初京師阜城門外有王畏石河赴市遇

犬唧其衣逐之不捨若導引狀異焉隨之往及郊犬奔跼一塚爬其土者再復闔塚中有涕泣聲大驚奔告坊卒競來覘之鳴棺起視一垂髫女子也自云某氏女年十三父遠出同弟隨繼母居數月前弟已爲母毆斃昨因小過復被撻死有白鬚老者以棗餧飼我因得生計期以七日矣官拘其母訊之緣有奸恐爲子女所覺連斃以滅口耳遂置於法

有士人某教授生徒嘗持無鬼論徒多非之偶夜深歸館月色朦朧見一方巾道服者面如傅粉鮮血點點漬眉額間隱立扉左某不爲意及寢戶復有物窺如前所見者心頗疑詫疾走入至榻前所見復同失聲呼曰果有鬼耶持視擊之中其頂蘧然仆地呼童婦視頭額迸裂審之其徒也因師持論過執飾相似者三人分三所以恐嚇耳鳴於官以過失殺論

雍正初淮安高堰別駕夏某以酒爲命每對

之輒忘寢食一日同人宴集席間多冠裳輩頗爲儀文所拘不能暢意垂頭而睡忽鼻孔有物隱約欲出色殷紅甫及寸許旋縮入衆潛立以伺物漸蜒蜒下垂徑抵盃中飲而某鼾鼪不知也衆以鉗挑之出某大呼暈仆衆救醒視其物長尺許形類蛇燭之中有黑絲一縷懸之簷際血點點下滴移時乃一髮爾或謂誤吞髮之連帶者遂成此形也自此消滴不入口矣

南陽某太守子生而骨軟若患癱疾者十餘歲猶溲溺需人醫藥罔效有布商葉某者言能療此疾不須藥餌惟取美酒數十斛布列兒左右煮之歷三晝夜兒起立運動如常人守卮酬之詰其故商云我祖良醫也嘗謂乘醉成胎者產子多骨軟須用酒氣熏達四肢以堅其骨聞公素善飲必犯此症故依方療焉

紹興錢某善岐黃喜賙拯人有疾不問寒暑

延之即往無力之家隨贈以藥餌極貧者復解囊濟焉數年來不稍懈他日應鄰縣聘有丐者衣敝履穿形容委頓要於路曰某命在旦夕願公憐憫錢亟下君與胷之愕然曰脈氣大異凡夫君其仙乎焉頓失所在自是醫術通神經其胷治無不立愈

天津某守郊行遇旋風起馬首環繞不去祝曰有冤哉當導我往風即盤旋而前若引導狀隨之至一新塚而沒問誰氏塚地隣以某明經對傳某詰之訴曰母新坟也親友會葬者百餘人委無別故守欲啟視某堅不可守曰第啟之若無他異我職其咎某不能拒開壙無所見守沉吟間覺壙底隱約有迹掘視乃一女尸項帶傷痕拘匠嚴訊之得其狀緣黎明有女子過特衆強汚女詈不從遂勒死埋之壙下云

雍正中黟縣麥店傭某勤作多年積金娶婦頗相得中秋月夜烹魚對酌妻食膾哽噎而

絶某奔告婦家婦翁遠出母亦抱病遂歸殮而某痛妻甚裙斂盡納棺中層於水濱有偷兒知之乘夜發其棺忽呻吟有聲駭極逸去蓋婦一時氣逆久之漸甦遂得活婦起不識路繞河行亡何憶甚悲路旁庵門左僧師徒二人晚歸見婦問知其故老僧憐婦難於夜行留宿靜室戒徒勿生異心而徒誕婦美且疑師避已而狎之也持斧劈其師而強與婦奸憶人踪跡納尸婦棺中挾婦而逝未幾婦翁歸行至莫知所以鳴官啟視瞞然一老僧也頭顱迸裂血跡糢糊嚴鞫繫獄而女尸兒罷屢訊不獲案遂懸若乾隆初　赦釋解卒避村簷下有婦啟扉出貌如妻酷肖婦亦注目蹣視呼某入問之乃泣曰我即爾婦也備述顛末某大慟婦揮淚止之曰勿聲揚彼蓄髮爲盜頗兇悍二三人莫敢前可速去潛伏隣近俟其歸我飲以酒乘醉執之如

其言機繫赴官某之冤乃釋婦以執僧故仍歸故夫

文登諸生王某生子五歲而夭悼惜殊甚逾年生女週歲遣膝上戲謂曰勿似爾兄舍我去女應曰我即前之五歲兒也爾負我多金將來兩世取債耳王大驚後五歲亦殤又陳友廷諾言其子年十七染時症頗劇晝夜守視一夕將三鼓忽張目語曰尚欠我二十三金速爲區畫償畢我即行矣家人叱之則昏然若寐不數日沒計所費恰如其數云

錢塘上四鄉土地祠忽靈應如響傳播遠近祭賽者無虛日衆咸神佑議建樓演劇而廟逼近魚塘苦無隙地謀填池建焉夜夢神告曰樓寧無建塘不可塡衆述所夢同僉曰得毋爲我曹惜費歟一夢何可憑也試申禊神前再示之兆則唯命焚之寂然衆取桔槔涸其水塘僅數弓竟日不能竭次早更多集人云不妨涸有巨螺大如斗伏泥中衆駭曰前

夕之夢并是物爲祟即擊而碎之自後神無驗矣

錢塘某村老嫗號活無常每應役冥司輒暈臥累日隣婦疑爲妄欲隨往以懲信嫗怪其癡而允之白其夫偕婦臥二日嫗甦而婦體已僵夫大驚詰嫗嫗曰予入冥司囑令佇候無他適及出不見疑已罔矣當再往求之復臥移時起曰可亟向東南十餘里某村民家猪產數豚內一花色者速買歸勿較值夫如其言嫗命持豚近婦前高呼婦乳名遽擲斃之婦乃蹶然起夫詢其故婦曰冥中風景無異人間第陰晦不見日月行至一衙署前嫗入命我立俟俄見角門內舁一彩亭出鼓樂前導中設餚饌香氣撲鼻有數人左右跳踉若欣嗜狀隸卒數輩圍繞而行信步隨去至朱門側衆競投進恍惚間亦爲衆擠入囘視已變猪形矣嫗謂婦曰冥司罪案肯北擬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秋燈叢話18巻』　請求記号 856-65
ガラス使用

順其生性而利導之也爾雖癡幸不貪是以
暫入輪迴仍得還陽耳
青郡盜某得駿馬日行五百餘里每夜出行
刼凌晨即返人無知者一夜途遇老人騎牛
徐行牛背有囊頗沉重呵曰止留囊中物去
老人畧不與競睨視曰暫以贈君擲予之盜
甚自得揚鞭而歸及門老人已先在候焉大
驚延入欵以酒食老人飲啖自如旁若無人
盜稽首請曰原物具在君長者幸無播揚顧
吾馬頗不劣而君牛何更迅速若是老人啞
然笑曰途遇時吾牛已行六百餘里矣因少
乏先到僅數刻耳奚言速也盜聞之心悸遂
改業
予邑童子林姓元旦浴面照見肩揮一小旗
驚告父母以為誕此之後每浴輒見閱月救
牛田畔為暴雷震死
膠州族兄少宗伯紘為諸生時館諸城縣某
公家一夕師徒已就寢忽聞履聲橐橐見二

矮人身長三尺許秉燭繞屋遍視置几上去旋攜某柈一棋盒二撫几對著落子丁丁了不畏人移時窓外啾啾作聲曰妾主人侍兒也堙閑中紫薇花下百有餘年矣永閉泉壤超拔無期懇大仙垂救東向者曰我輩世外人無與塵事盍訴諸館師曰館師貴人也不敢前西向者曰然則告之學子曰學子將來任執法官亦不敢近二人復相謂曰想兩君亦略聞顛末矣自能爲爾地聲遂寂然頃之二矮人收某柈等物從容而去天明起視几案間燭淚猶存某柈印跡宛然族兄以其事白之主人伐樹得尸乃改葬焉後余於兄果貴其徒亦歷官侍御史

溧陽西門外有新昌村延塾師教諸弟子師年三十許只解句讀訓蒙此外無所長一夕所自留之宿纏綿備至朝去暮來不爽晷刻有時友攜酒果至與師暢飲醉後倩師聯句

師曰聯句是何事女嘻笑曰君未解吾當獨吟作書殊秀逸每擬一題頃刻而就吟畢圈點品評俱出自一手然不肯少留墨跡將就桄榔焚之師性遲鈍不能盡記所記野望詩如鳥飛雲影度山斷樹魂連直佳句也賞嘆世無知音又言不久當別別後數十年重來兎屋山作終焉之計兎屋者新昌近地山名也後一去絶不再至今四十年矣而兎屋山之信杳如

宜興與浙省長興接壤凡湖州舡下太湖者遇利風一日可達順治初西洑峒猺延一師年甚少狀若處女性亦柔順湖州有筆客屢造其館每至必贈佳筆數枝又間餉以他物師亦時具飲酬之一日筆客執紅柬至云有戚女納聘柒代書庚帖師欣然捉筆越數日復至徧僂言曰先生不棄微賤惠然捉筆越數日報今於舟中設小酌欲仰酬萬分之一貴人肯賜光臨否師許諾抵舟席頗豐盛舟中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秋燈叢話18巻』　請求記号 856-65
ガラス使用

言談皆温雅可聽捧觴勸飲惟恐先生飲興
未適也正劇飲間不知舟離館地已數十里
過東汎下太湖矣師舉頭驚曰此何地奚爲
到此筆客忽幡然改顏拍案怒曰吾好意勸
飲何得多言今已入我彀中殺汝投尸太湖
猶礙一鳧雀耳師惶駭伏地罔知所措筆客
曰若不痛懲必抗違吾意乃令舟中人各執
捧撻之百餘師痛楚昏聵呼吃命曰如有
颺道湯火不辭筆客曰欲令汝改粧嫁人毋
滅吾事當即恕汝師唯唯筆客出衣飾爲之
妝束既而髮加膏沐面施朱粉宛然好女子
也筆客目之曰可矣又令曳以長裙妝甫畢
親迎舡已至乃推師入輿過舡行數刻師呼
曰爾彼謂我眞新人乎悉語以逼打改妝之
事且曰急追可獲而娶親者以爲幾騙將師
痛撻假作追緝狀未幾舡已及故相爭毆筆
客扭師入舡瞋目大罵筆楚幾死師哀乞曰
此後永不敢多言矣同伴復僞爲勸免妝飾

如初坝又一巨舫鼓吹燈火迎師而去約數里岸一人謖然曰新人至矣入門合巹畢婚見新人美麗揚揚自得翁姑亦喜旋有少婦數人艷妝入房捉其手慰曰舟行良苦盍少餐勿過羞師察其家固係被騙乃以實告衆婦驚趨而出曰吾家娶一男子矣合家驚駭親戚輩俱憤謂且行拷問再鳴官究黨師泥首祖示曰我被羣賊痛捶數次遍體青腫惟傷我顏面爲改妝局騙地耳望加憐憫衆見其哀毒種種哀號延切無可如何送之歸後筆客終不可獲師亦竟以諸生老

順治初京師正陽門外有空室頗精雅新科翰苑某居之其人善書畫求筆墨者踵相接頗以爲苦偶有同年招飲晚歸見案上所積區聯諸物揮洒如式墨跡猶濕漸爲咕咕異曰復積數十種徧門出既歸梁翰如前非其技所能及詫曰狐耶鬼耶令人無從解說矣次晨具衣冠備香楮拜而祝曰某以不才爲

虛名所累蒙代勞勤且感且愧第不知係何
仙靈伏乞指示空中應曰君無恐君實鬼也
前朝亦卽官君之官久居於此因結習難忘
未免技癢故不避塗鴉之醜耳自此應酬敏
捷一時無出其右久之漸與接談訪以前朝
興故或載籍中幽深隱僻之事如響斯應翰
苑君樂甚一夕偶被酒曰與君相處久矣何
不以姓名示我鬼曰此必不能然則以形見
我可乎鬼沉吟曰恐亦非所宜翰苑君曰吾
與君情好猶同骨肉有何嫌忌而隱避若此
今不聽吾言當與君絶鬼曰被君苦逼勢必
如命但恐不堪令君見也翰苑君大言曰吾
何怖吾若畏君久避去不居此矣言畢鬼屹
立案側緋袍金甲十指若玉而頭顱截去項
上腥紅點滴如新大驚仆地其僕聞主人室
中跌撲聲趨入視之死矣扶救獲蘇細述前
事移入僕房內令僕密遣素篋於案壁跡不
可復得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秋燈叢話18巻』　請求記号 856-65
ガラス使用

予族人某赴都宿萊郡灰埠村見一孌足曳親飼兩犬愛惜倍至謂族人曰老朽殘年皆二犬所賜也問之曰數年前納涼巖畔二犬在側俄有巨鼉昂首而來勢迅猛急趨避之躓而蹠未及起在足已入鼉口漸吞至脛痛徹肌髓號呼無聞者一犬嚙鼉尾曳之一犬奔咆時家中方紉女出嫁衣犬躍几上啣衣而走衆追至巖畔見鼉乃擊殺之遂廢一足幸獲無恙乃至於今也又板縣某乘馬晚歸遭羣狼要於路馬驚躍隆地某有勇力亟起與角馬亦往來冲突移時狼環繞不少退馬奔同倚門咆哮家人聞聲出視馬之情形又可作引導狀家人見某未歸而馬疑隨之至野某正與狼相持將不支競逐之乃免語云犬馬戀主信哉

予戚謝華亭先生初艱於嗣一夕夢小兒跳舞而前曰吾爲戴帽來醒而惡之未幾生子慧甚甫四齡能誦唐人詩句適先生自都門

應試歸市一新帽爲兒戴之旋染病信宿而
殤夜夢遊廟中見樹際縛一兒呼救諦視卽
亡兒也怒欲撻之神曰公勿怒今不令復往
矣後連舉三子皆登科第其季丙午孝廉予
姊丈也

余邑鄒姓染病垂危恍惚抵一廟宇神撿册
謂曰爾應斃川省南溪縣井爲期尚早且放
之回尋愈念川省離福邑數千里何由至以
妖夢置之嗣緣家貧充縣役值新令羅公蒞
任公川省南溪人也老年生子甫週齡愛如
掌珠一見役卽喜笑撲入懷中於是抱負出
入不少離倘離輒啼以此遇役加厚未幾解
組歸念役素愿謹且因愛子故令隨之往役
惡前夢不肯行公怪而詢之以實告喘其誕
不聽及抵蜀欲辭歸顧幼子戀戀不忍捨復
留住數旬一日抱遊郊外納涼樹下偶起如
厠子亦匍匐而前旁有井恐其溺也急起拯
之已墮入井矣惶駭莫措亦投井死日暮役

與子未歸遍覓無踪樵夫自郊外來告以故
乃慟悔而瘞之

予佃人寧姓暑夜乘涼樹下覺有物如蝶栩
栩自耳畔過撲之墜地鏗然有聲獲制錢二
晨鬻餅啖之倦眠隴畔病瘧幾殆

素蘭保定名妓也色藝兼絕善畫蘭因以得
名有葉孝廉者每以未遇素蘭爲憾一日偕
衆赴友人于某飲坐間微道其意主人雅重
葉因召之來妓固傾城葉亦名士互相傾慕
恨相見之晚也及夕主人設榻別院命素蘭
侍寢時諸同人俱已安枕忽聞叩門聲甚急
啟視葉也神色驚怖云將就寢忽足聲閣閣
來窓外屢問不答室中燈光頓暗熠燄如豆
一披髮赤體人跪床側曰我主人備工張二
也前月病歿因無衣蔽體爲閻門神所阻不得
出祈公憐之言訖嫳失所在而素蘭已驚叫
而絶衆往覘之果僵卧衾中力救乃甦當取
白紙數幅製衣焚化各歸寢榻之葉復踉蹌

至云甫入眠前鬼復來曰感公賜衣特來叩
謝從此去矣素蘭見之氣絕如初衆復往救
醒而東方既白不能作巫山之夢矣
長山李某有僕名張玉者誠慤謹飭一切家
政皆倚任之李素揮霍張盡心經理絲毫不
苟及李病臨歿託以二子張涕泣受命長子
冬疾而暴勸令誦讀恒遭楚張甘心順受
無幾微見於辭色誦少懈輒號泣隨之三冬
夜課則侍立門外雪深沒踵不爲移步長子
乃感悟攻讀泊入泮張奉幼主至墓前焚香
泣拜而告成立焉李没時家業已替張風有
足疾日肩油赴市以資生理雖寒暑無間次
子質鈍不能事詩書復爲之積資納粟未幾
兄弟相繼歿各有遺孤撫事如前張年已六
十餘而幼稚方數齡奉侍益謹主僕之分不
少替
萊郡諸生張某赴陝訪友宿
清光如晝僕方就枕見主人忽起立絮絮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秋燈叢話18巻』　請求記号 856-65
ガラス使用

與人私語者旋啟戶出僕驟之急起尾其後已入廂室中而雙扉緊閉叩之不應從牖窺之不覩有物擬面赤髮猙獰怪異若廟塑夜叉狀伸舌長尺餘徐徐吐入主人口中僕驚而號怪遽躍踰梁上目光閃爍四顧衆抉戶而入主人昏暈仆地怪已不知所往救醒云適見一女郎來端美絶倫欲訂百年好礙爾輩在側引我至曲房深處歡與方濃忽聞喊聲外至曰事不諧矣皇遽捨我去初不料所見若此

清河翁令於磐言其祖康熙間任粤東學政時按臨廣郡親友閱卷樓上夜將半燈忽青熒無光曾見一物立樓級側長丈餘滿頭碎光如星既既可畏諦視之縱橫皆目珠也衆閧然舉視擊之倏忽而隱一老吏曰此多目神也向居此樓見者多吉諸公其有貴人乎幕友後多發達其叔藻亦在焉中雍正甲辰進士歷官按察使

兖郡有寠人徐姓者常從婦翁貸升斗婦翁厭之一日復往求斮不與遂怏怏歸時已向暮遇途行者謂曰有事相求幸勿疑訝前村建廟落成香火應我主之祈語村中人備法駕相迎後當重報徐許諾詰朝至村果有新建火神廟頗壯麗因遍語村人言神在數里外往迎必獲福村人如其言是夕徐夢軒冕者謂曰感子高誼村外廢宅中有藏金一甕聊以爲報然須謹秘稍洩吾與若俱獲譴矣及覺往發果不謬紿妻云翁所贈也反揚揚有得色而徐以貧兒暴富費用無節妻屢禁之徐不勝憤備述其故中夜火起房舍蕩然他日至某村廟亦成焦土即其被火夕也

湖南某山中有張李二人販鷄卵爲業一日晩歸門扃如故而筐中卵罄如疑焉次早潛伏覘伺忽聞風蕭蕭草木偃折有聲一大白蛇自叢莽中逶迤而來徑抵簷下垂首窓內項出腹纍纍如貫珠即盤旋樹上左右繞擊

未幾腹消如初昂然而逝始知僊中物皆果蛇腹因刳木爲卵飾以粉仍置筐內而潛窺焉移時蛇至吞幾盡復上樹旋繞良久備甚墮樹下谷谷作聲俄見一赤蛇踟躕青草數莖就之白蛇吮咂有頃腹儡漸消乃去李誌其草以爲軟堅良藥也後張患痞症遂取草煎飲越宿驗骨皆化僅餘衣履大驚而遁踰年

閒事已寢私向所親語其故

江南諸生某夏夜讀書山莊樓上陡見一物立樓窓側而玩駁如蘚雙睛灼灼張兩顧至耳佇聽移時不動生潛引錐刺其喉物咋咋作聲躍去家人有知之者曰此山魈也可速歸遲則藥粉矣踉蹌奔回天明往視房舍俱爲毀塌

會稽包姓就幕東粵夜理絮縷秀領泥首几前垂頭坐睡忽見一婦人褰帷有寃抑盡明言爲包疑爲某內宛魂謂曰果有寃抑盡明言爲爾耶雪婦曰妾幽閉多年願公慈悲幸得代

替包厲詞峻拒婦哀祈不已乃翻然曰我年已向暮寧惜此餘生不爲酬地但何術之從明以教我婦解項索懸梁土招之包遽起將伸頸就縊適踐童子驚叫恍如夢覺而婦已無踪或謂前令有妾遘嫡姤悍縊死埋夾壁中夜所見將母是耶拆視之不謬乃葬諸郊外包棄幕爲商粤出予族人某家貧居海畔潮湧一物似蛤蜊殼而圜整如盞乃貯油以代燈具油不涸累歲未嘗增其人素愚蠢不之奇也後遷居忘之易瓦器油輒告竭始悟前殼之異還覓之不可得

總鎮王某山右人乾隆初赴任河南過洞庭阻風旬餘鬱悶無聊思覓佐人有可與接談者而附近前無村落越日有老叟來謁容貌清奇語言亦質朴可聽詰其姓氏里梠弟舍粗應之餉以餐不拒且豪於飲至百觥不醉王亦善飲遂稱莫逆日與盤桓偶言及五行

術叟曰此道頗有會悟如不棄愚陋願陳鄙見王欣然出其命造叟細爲推闡凡休咎疾病以及起居諸瑣事無不登以日月而詳記焉至午五十八某日時云有墜馬之厄即搦筆不復推王曰余襁衽其終於此乎叟曰數也修德可以禳之然修德莫先於濟人君其留意語訖飄然而去風亦頓利乃解維前進嗣後歷年所遭悉與叟言無異奉爲蓍蔡寢食必偕一日江上獲盜甚夥細心訊鞫得可矜者十餘人盡釋之自此精神腴悅飲食倍常而所推多不應驗因亦漸置之他日策馬山行忽心血上冲頭目森暈若中惡者乃扶下移時始蘇而馬則往來驛長嘶數聲而斃恍憶叟言取向所評者視之不爽晷刻也後壽至七旬餘

乾隆甲子江南飢制府尹公題請以工代賑修濬谷州縣水道於常州荆溪開一引河命巡檢張某督其役掘得一古塚有短碣署

唐詩人戴叔倫墓碣底鐫字數行曰筮之吉卜之凶六百年後遇大工寄語荊溪張巡檢將我骨骸葬其中張以白制府乃令改鑿河道築其墓歸然高數尺環植松柏表碣於旁并鐫碑紀其事

福山王 槭凝齋著

浙俗除夕設饌於庭向空拜禱名曰送年有偷兒潛入富翁李某室思窃取祭物爲度歲貧甫入翁適出爲所窺諦之以實告翁恻然餉以酒食賜金而遣焉越月翁晨起有魚懸門楣問後每日皆然不解所自翁乃絶洎翁七旬誕辰親朋畢集閽人報有義男某偕婦來稱祝者閱其物頗豐而姓名非所素識

呼入叩之囁嚅不能對竇散後乃曰余即昔年恩釋之人也感公高誼改行捕魚頗得微利曩門首之魚即我懸也一日黎明見女尸掛門左意必有陷公者因移置郊外自是不復懸魚數年來蓄積漸饒遂成家室今值公慶特冒義男來謝大德耳公恍然悟遂相歡好如骨肉云

聊城丁老人者性醇謹不欺然諾富室多信任之有無賴子虞某欠博金往貸富室來丁書券保丁弗許却以兵丁畏其橫也從要丁不得已代爲償一踰期無償意富室索金丁不得已代爲償一旦遇諸塗告之故並斥其非虞怒欲毆趨避乃免虞歸即卧病昏然若寐丁老已卒數月矣丁兩子夙好博父歿益無忌家資漸盡虞勸其改行二子因夙嫌不納且加詬詈虞復屏人諫曰從我言保致小有二子漫應之虞云爾牛欄中埋有白金若干足以恢復舊業不勝於呼盧場中覓生活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秋燈叢話18巻』　請求記号 856-65　ガラス使用

二子以爲妄試掘之不謬詰其故處憮然曰
我因無良負爾父金冥司攝我魂魄罰爲牛
昔爾家所產之犢卽我也視力五載而斃我
乃獲蘇金係爾父親埋我所目擊者今告子
用以彰爾父之德且誌余過也

余同年馮給事秉仁歷城人父通青烏術爲
祖卜兆域偕葬師至一處翁曰此善地也葬
師不可曰此地一發如雷一收如灰矣翁不
聽卒用之逾年馮聯捷成進士授翰林改御
史旋擢兵科典試江西蒸蒸日上矣乾隆己
巳眞宅宣武門外永光寺街蒙寇帶者一人
來謁曰余明故指揮也以靖難師葬於宅
後幸全遺骨感且不朽馮許諾翌日築室後
院啟得一古墓馮買棺令僕輩改葬之未幾
馮病見冠帶者復來詈曰爾何殘我骸骨馮
謝曰僕輩粗莽改葬時或收檢未全非我罪
也曰余諄諄相懇爾徒假手僕隸豈仁人之
君心乎已得請於帝矣恨恨而去夫人請禳

之馮曰不記葬師之言乎亦命也豈果僵鬼
能爲祟耶卒年僅三十餘
直藩玉公麟薙正中爲督院筆帖式與景州
馮牧傑英相善偶以公事借行宿涿州對床
而寢几上殘燈未熄熠熠微明忽地板若然
有聲俄一人頂板而起高三尺許面黃而瘠
身著紫道服徑至几前取燈擲空際以首承
之適就其頂元元中盤往來跳舞燈隨其起
落始終不墜督見玉公卧床邇近之雖尺

餘朗悚然退向馮牀抽數四復轉近玉公
牀作戲狀仍悚退如初如是者三乃擲燈還
故處而沒玉公呼馮馮已汗透衾褥矣述所
見同
乾隆丁卯平原董友曲江秋試東回憩逆旅
夢父石帆先生來歡笑如平時謂曰爾張四
哥中矣張四哥者曲江隸兒也因思張以喪
子故求入闈惡得中不及細詢而寤迨榜發
獲雋赴會試謁座師出內號示之乃張宇四

號也

吾鄉德州孫巽山先生官翰林時假歸遊徽州中秋與客飲寓所酒微醺忽遍體汗流如脫痂然急扶卧榻上昏不知人矣少頃頓覺清凉自顧已化爲嬰兒而心頗了了因念此身本同寄寓往來自如但前生所讀書不知還能記憶否默誦之皆如平時諦視其家陳設頗華煥一丈夫寨帷入競告曰男也其人乃孫仲家尊行許公許公古君子爲其子亦不

庶若在寓側孫念許公古君子爲其子亦不惡已復轉念吾親未葬何可遽死一媪方接抱急側身投地豁然而醒以語衆客曰倘果有其事余雖生媪必遭毆卉矣試往徵之遂扶病詣許許方以子死怒責媪辭不見孫固請不得已出告以故許慘然久之謂孫曰子福薄敢望玉溪生之於白傅乎

蘇州顧太史俠君徵刻元人百家詩集蒐羅不遺餘力恐或湮沒手自刪定付諸剞劂工

既竣時值除夕其幼子甫數齡告父曰見見
秀埜堂前有紗帽暨巾服者約百餘人向內
作叩謝狀不知何客太叟趨出覘之杳無所
見憶文人愛名結習至死不忘表章前賢益
盛德事也

歷城某生侶秋試期已納卷矣夜夢其先人
曰爾欲中舉正如大海摸針耳醒後悒鬱不
自釋曰惟醉臥不復作人闇想妻怪問之告
以故妻曰夢寐事何足據不聽初八日晨起
晨刻友紛紛入試未免技癢妻從而慫恿之
始自故篋中撿出敝卷袋命妻縫綴妻曰針
插房內聯句上可取來某竊入忽狂笑曰
中矣蓋針插聯句海字中適符夢兆故也是
年果雋

德州張某舊族也家中落餘室數楹喪偶獨
居侘傺殊不自聊素工瑟琶月夜把酒獨酌已
微醺鼓絃一奏哀愁動人忽有剝啄聲啟視
之乃一青衣人似曾相識者曰奉主人命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秋燈叢話18巻』　請求記号 856-65
ガラス使用

郎君小飲幸攜瑟琶往張詢主人爲誰曰程公也程故盛族皆張戚好又細叩之曰到彼自知乃反扃其戶青衣代攜琵琶前導張尾之行轉數巷始至門外僕從林立僉曰至矣主人曳杖趨出白鬚朱履岸然道貌拱入一亭朱欄曲沼雜植花卉張揖讓畢主人曰余與若祖交至契即所謂海右陳人程正夫也張曰公謝世久矣爲見招主人曰幽冥殊途世交如昨適步月偶過尊居聞琵琶聲切切有惟予懷故邀共酌以消良夜且與君亦有益幸勿怖張素倜儻殊無惧色遂就坐主人命童子歌以侑酒張援瑟琶和之畢盡其技彈一闋則浮一大白不覺沉醉假寐席上比覺則曉日曈曈枕瑟琶臥程公墓前石几上張大驚起向墓再拜覓路歸將抵家遇鄰人謂曰昨三更君家火起咸意君被焚今喜無恙也張至家垣廬悉成灰燼矣

嘉興徐生玉台館蘇州楓橋某氏其書樓正

臨河岸適一舟泊其下舟窗與樓窗遙對簾內有女郎淡妝素面光彩照人徐窺之不禁神搖女初不甚避若默相喻者目注久之一童子自舟中出女郎謂曰弟早去便歸徐急下樓尾童子行叩之曰杭州林姓隨父母及姊訪親濟寧緣遊虎邱遂暫住此童亦詢徐姓名至岐路徐詭云入城從別道歸女郎方啟簾凝望見徐來故遲遲下簾隱窗內睒注不已徐心搖目奪相對若痴以客至而散次早舟已揚帆出游墅關矣越兩月餘徐有事於淮安泊舟高郵見官船自北來者亦泊岸次僕從甚都徐舊僕李某與焉詢其行曰隨主人張公赴任九江昨在淮主人納一姬定情從先赴金陵此新娘舫也徐不爲意少頃忽聞官舫窗軋然啟諦視卽林氏女顏色黯淡當當骨立無復向時神采見徐悲不自勝曰君非徐郎耶從此一別茫茫千古矣擲一鳳鳥與之遽閉窗入徐正徬徨間而官舫已

解維去乃藏鳥篋中抵淮見林弟伴問之林
弟潛然曰別後予姊忽病至山陰疾大漸屢
醫不痊業於半月前死矣徐漫聽而疑之越
數日遇李僕弟於路詰所往對曰兄客死都
中今扶柩歸耳徐告以秦郵相遇狀李弟曰
安得有此徐大駭念友某九江人現任河員
往述其故且問郡守有無張姓友曰余郡某
公歷官多年未聞啓任亦非張姓也徐敬篋
視所贈鳥惟紙灰而已

蘇州蔡伯華未娶晴夢一女子靚妝嫵好旁
有指之者曰此爾妻也後頻入夢飲食居處
若眞伉儷然及娶申姓女絕非所夢者數年
申死續娶於陳亦與前夢異陳又死再續宋
氏宋年三十出扇晴死然當年夢中人也合
巹未幾蔡應京兆試入都越三年而客死遺
子僅兩齡宋苦節自矢教子讀書今將弱冠
應童子試矣蔡與宋神合十年而實爲夫婦
不過月餘亦奇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秋燈叢話18巻』　請求記号 856-65
ガラス使用

康熙中濟郡長清邑西北鄙有村民張姓生子甫數齡被匪人誘去妻復多病久不育屢勸張納妾未果值兗郡歲飢有鬻婦女者嬸夫往物色焉一日買村人婦頗娟好婚夕詢婦容戚甚問之不答固詰之始潸然曰妾隨夫多年育有子女好合無間值年荒家無升斗恐同斃溝壑遂鬻妾以延旦夕骨肉分離再會無期不覺觸懷增痛耳張聞言悚然曰我娶妾原爲嗣續計也今汝離爾母子忻爾夫婦心何忍乎遂移寢別室至天明召其夫至反婦而不索其金其夫泥首泣謝攜婦去既歸夫婦感張高誼無以爲報適有攜子求鬻者婦謂夫曰此子貌不俗何不買爲張公嗣少酬萬一夫欣諾及送往張細詢之即前所失之幼子也

樓霞胥吏林某賦性殘暴尤好擊蛇所傷無算夏夜納涼簷下簷際有蛇墮其項繞之三匝固不可解以刀斷之而氣以絕

通州文昌閣踞城上閣前一樗樹高數丈大十餘圍三四百年物也乾隆初重修閣因樹礙閣簷欲去之一老匠曰樹歷年久恐有神憑焉請勿伐督工者不可匠再三嚬遂止次日匠登閣眷偶失足旋轉而下至簷際將墜簷俯臨城濠墜即糜粉矣幸爲樗枝所承得免匠心悸欲以病辭夜夢偉丈夫曰非蒙拯救稍爲報效來朝恐仍不免愈再往感且不朽匠醒急詣公所適州牧杜公至以樹生城顛非宜命去之匠力阻且訴其故乃得不伐閣今爲潞河書院予嘗至其處老樹婆娑生意尚鬱鬱也

山西賈人某客維揚舟潮揚子江而上至漢口路與舟婦通以重利啖水手推婦夫於急流中佯呼救不及尸亦無獲竟納舟婦爲小妻甚嬖之後賈以資捐太守簽仕得楚省某郡攜眷涉江遇風毀舟賈人拯救舟婦僕妾皆得生而嫡妻及子女悉溺求其尸惟嫡妻

未獲不得已招魂設奠而去先是舟夫之墜水也實遇救不死流落安慶爲人傭久之以捕魚爲生一日操舟江上見一婦附木板隨風飄至拯之起卽賈妻也計離毀舟處已三百餘里矣夕宿舟中舟夫與之狎情頗篤賈妻憾其夫之溺於舟婦而不見咎也願偕爲夫婦未幾賈罷官以賻故藉其家不得歸舊僕星散惟偕舟婦及小童流寓安慶欲覓僕嫗爲役舟夫及賈妻適往投焉相見各大駭俱悔恨自縊舟夫

賈婦卽於是夜道去天道好還可不畏哉

明末中丞某公赴任粤東宿逆旅適夏日炎蒸舍宇湫隘乃啟扉納涼見後院中有高樓聳峙而封鑰嚴密召逆旅主人問之答曰樓中每見怪異故久閉耳中丞叱其妄命啟樓掃榻宿焉夜將半元坐未寢聞樓下蹴踘有聲頃見二青衣人履梯而登若公役狀跪曰樓下藏金一窖應爲公有小人守護久矣公

至幸甚詢其數曰有主者當呼之來須臾一吏至曰窖金八萬祈公取之免我輩羈候之苦中丞謂曰赴任遠方攜帶未便可暫留侯我回吏唯唯退及抵任有巨商緣事獲罪將置之法商納多金獲免後北歸復登樓寢夜半僅一役逡巡而至詢前金曰公受某商賄默合窖藏之數冥中已扣抵矣言訖而沒棲霞孫某饒於財生子頑劣延師課之弗率教師督之嚴持視擊師幾斃之孫以多金啖師

子寢其事越數年入泮授室生子矣一日忽蹙目股栗而言曰師至矣即披髮狂走跳岩踰澗不避險阻家人急挽之則伏地叩首曰師恕我師恕我昇回復乘間逸家人晝夜防護倘怠而假寐遂自經少司寇高公其佩善指畫寇紙於案以頭濡墨尤爲奇妙嘗蓄髮寸許布紙於案以頭濡墨潘任意塗觸頃掃筆成之神采飛動識者珍焉公自言初不解畫一日染病昏眩見老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秋燈叢話18巻』　請求記号 856-65　ガラス使用

謂曰予前世畫師也合以畫顯引至一處疊嶂飛泉迴非凡境而烟雲竹樹奇獸珍禽變幻出沒目不暇給老人指曰此畫中畫也爲之剖析元微言下恍然頓悟老人曰藝已成可歸矣頁舊路回倏已抵家而醒自後隨意命筆若有神助焉

余邑明經劉某夜夢卒持手牌寬尺許書已銜名甚悉引之去至其地乃景邑城隍廟也將入一人自內出曰姑暫回再遲一日來劉未及返俄聞廟內嘈雜聲近足證之數人共持一牌出澗數尺止嗔寫金字街名乃其兄某也時兄任河南某州牧固無恙意醒而惡之不敢言月餘兄訃音至逝期卽夜夢時也劉大恐向人泣訴其故踰年劉病殁計其日恰一週歲豈陰司日爲陽世期耶抑鬼神秘密而故隱約其辭歟

金川苗匪跳梁邊楚兵往勦武昌省保安門內有劉姬者年六十餘頗誠懇遇鄉里婚嫁

事輒爲効奔走咸信任之其子充行伍在遐
額中子乃備豚酒奉母上坐拜哭於地嫗怪
而問之曰兒從軍遠出不能常侍晨昏故寸
心如割耳嫗正色謂曰爾祖若父受　國家
養育恩已三世矣常以虛靡餉糈不能報効
爲憾今爾幸得從事戎行正當努力疆場繼
祖父未竟之志何得以我老朽人爲念乎子
仍伏地悲啼不能起嫗曰我苦口渴速出覓
柑數枚來比子携柑回嫗已縊死房中矣語
云芝草醴泉不擇地而出嫗亦賢矣哉乾隆
癸巳八月事

寧國寺狄薪齋言其溧陽友林岱夫者新婚
彌月偕婦至岳家晚宿書樓樓東隅置一木
櫃未識中何有也夜漏三下燈光中見一紅
衣婦人手執梅花冉冉從櫃中出漸近視之
兩眉間黑痣數點繞床旋走且將披幃就坐
矣林驚而號倏忽不見家人聞聲走視婦翁
亦至述所見翁曰是矣余亡妻來看新婿耳

啟櫃出遺像示之紅衣面癒手執梅花宛然燈光中人

餘姚富翁某延師訓子館中圖書玩物畢具復有山塘泥美人一座神采生動置几旁師一夕坐讀忽有美婦人來服飾艷麗向師調笑師驚喜如出望外遂相燕好美人善吟咏嘗賦七律以贈凄清婉麗師寶藏之詩曰妾家生長在姑蘇飄泊如今未有夫竊恨生晨纏水土還憐身世入泥塗何緣珍重藏金屋祇可凄其伴鴨爐一自畫眉人去後粉痕重敷美人屢嗚咽師無外洩而主人評師精神恍惚固問焉不告一日師外出主翁至館翻閱所讀秘本詩箋在焉方諷誦間師已至主人睨几上美人笑曰得非此物爲祟耶美人衣裙栩栩欲動頰上似有憂色擲而碎之後師夜讀無復美人來矣

金陵沈某慕吳下山水之秀買舟往遊一日至元墓幽僻絶勝處流連忘倦而濛潟思飲

見道旁茅舍數椽門庭雅潔花木交映有老嫗倚門立沈前揖求飲嫗詢姓名居址延入餉以果茗覺竹屏簾幙間彷彿有麗人行走沈問室中何人嫗曰一小娘子爲老身所乳養性厭城囂故伴居此耳沈欲一見嫗領之未幾環珮琤琤香風習習女郎盛服而出沈永揖室謂女曰老身閱人多矣無如此郎小娘子亦有意乎女含羞不語嫗曰好姻緣宜酒錯過乃遣酒成禮指心誓曰期以永偕沈以應試歸荏苒小庵每夕往女家就宿後沈以書於沈旅舘將度歲忽一人自姑蘇來投書於沈拆視之綾帕一方繡詩其上曰細刺文綾記別言殷勤留寄白門軒裁針點點傳愁緒線筆行行隔淚痕除郎贈人桃葉渡任渡黃酒杏花村他年崔護如相憶青塚持來招怨魂沈覽詩悲疑交集往蘇訪故處杳見荒坟二塚詢之乃吳中十七歲才女死葬於此傍一塚乳嫗

也

前明節墨禧官周某爲諸生時丰姿瀟洒倜儻不羣值孟蘭會隨友往觀遇女子數十輩結隊而來中一最少者裙布荆釵雖無粉黛之飾而丰韻天然爲雞羣之鶴周神思飛越幾不自持女亦凝目流盼屬意殊深既詢知爲圃人李氏女無緣可通遂置之而女自過周後朝夕思慕寢食都廢寖寖成瘵疾母廉得其情語其父父以門地相懸恐取辱不聽病勢日增無如何姑俛人通情欵周欣然許諾女聞之喜疾頓減涓吉成婚逾夕而女竟斃周悲悼萬狀盡婦所有納棺中葬諸郊外同人哀其志共爲文往奠其墓周眺歸方挑燈獨坐或聞欵門聲啟視則亡妻也驚呼反走婦曰君勿恐曩因一時氣結未卽死偷兒利妾殉葬物發棺氣得蘇遂復活周時心神惝恍信以爲實凌晨靜思終詫其異潛赴郊外覘之三尺新坟依然無恙也驚歸詰婦婦曰

妾本狐也頗抱深情昨夕見君哭墓甚哀特
假形以慰君耳然亦有夙緣故爾相就無他
意周聞言不懼安之如初同人知其事有造
訪者輒與接談不之避惟黃生嘉善來則走
匿幃中屏息不敢出周問之曰彼煞氣太重
他年職掌威權我焉敢見周明以終身乃舉
酒酹地曰君將來祿位當作如是觀再問不
答後黃總制三邊晉位大司馬周官終國子
監祭酒

予族人某家居海畔有垂綸之癖每操竿磯
上夜分猶未舍去一夕見火毬大如卵凌波
飛至落磯旁盤旋不已某注目久之擊以竿
卿卿作聲旋飛去其光如電某心動能鉤而
歸行未里許回顧火毬叢集以千百計自海
中風擁而來水爲之赤繞磯跳躍若巡邏狀
移時乃散

予邑塗山村于某喜擊燐火每夜輒獨步荒
塚間尋覓撲擊遇燐火衆多擊之不散腰間

出一小銅鑼鳴之即紛紛而滅一夕晚餐畢
聞戶外有呼者曰北山之陰燐火甚盛盍速
往于持杖邀出火簇簇遍岩谷間擊之轉增
漸且千萬叢繞身畔逼近鬚眉而臨行倉卒
忘攜銅鑼凌爍蒸騰幾不能脫踉蹌而歸卧
病不起矣

雍正乙卯歲杭城大火延燒千餘家中丞李
宮保親往撲救彷彿見火光中一金甲神持
紅旗招展圍繞一屋移時火滅瓦礫中惟此
屋子然獨存問之乃鹽捕李姓屋也李奉差
他出家惟母媳二人火起時並不知覺第聞
人聲嘈雜紅光繞屋而已及公異焉莫測其故
方李之差往江南也舟泊常州郭外中夜聞
泣聲甚慘聒不成寐起問之曰欠賈人金苦
於追逼不得已鬻妻以償今分手不忍捨遂
悲痛驚客寐耳李憫之代償其金而焚鬻婦
券及歸公詢其生平有何善事李惘然莫知
所答固詰之乃舉前事對計其期正失火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秋燈叢話18巻』　請求記号 856-65　ガラス使用

夜也公深加歎賞賜額以旌焉

蕭山先達某少為諸生時酒量不勝蕉葉後忽雄於飲同人詩而詰之乃自述某歲病疫昏憒間神已離舍隨風飄至一處天色慘淡不見日月道左有屋數椽乃卽簷下憩焉未幾一婦啟扉出視之姑也因謂姑亡多年何為在此姑含糊應之呼入詢所自悅悄莫能對姑曰可暫居此爾姑丈職司判曹俟歸時當為爾謀俄聞傳呼聲僕僮奔告曰主人至矣姑嚇匿帷幙間頃見赤面虯鬚者昂然入轉瞬則白面書生也訝云烏得有生人氣姑告以故曰咸也奚相避出與叙禮情頗洽姑曰此子何由而至判取簿查視曰候矣俟食畢送之歸時已悟入冥途因卽問終身事判曰子科第中人雖仕途不永而壽頗長比設食勸飲以量狹辭判復取簿視之曰果無酒腸當為子添三分援筆書其上引觥酬酢遂多而不醉食畢卽命役送出乃豁自此病愈

竟能飲某後登第授縣令甫三年緣事歸壽至八十餘

萊郡有潭名烏龍濶畝餘盈盈清淺亢旱不竭競傳龍潛其下武弁某欲規視之以桔槹厓其水越日始涸潭底一洞湧出一物萍藻盤結不可辨識惟雙睛灼爍有光見者駭走潭水復盈後村人某夜過潭側似有物絆其履取視乃泥盂也持歸以飼鵝鵝貯食少許而啄食不盡異焉投錢視之經宿亦滿夜與婦謀來朝易銀置其中比曉失盂所在

歷城有兄弟二人捕魚爲業其兄舉網得一物質似陶而式類盞顏粗笨因棄置艙內其妻見之取作燈具燈甫燃即結蕊如豆旋結旋落鏗然有聲視所落者爛若白鐵移時蕊燼悉取而藏焉次夕復然乃以告夫夫持至市鬻之果金也如是者數年遂成富室後其弟欲析居兄分產不受詰其故曰田宅我無所需願得此盞耳兄憫予之弟乃多置燈炬

光耀一室頃卽吐花大如卵滴金纍纍數倍於前喜甚謂鉅富可期旬日後花不復吐雖減炬爲之亦不驗大失所望復歸盞於兄而求產兄倩戚友爲質卽以前所分者與之弟素無賴未幾蕩盡仍望兄資助不遂控於官且訴以得盞故官逮兄並取盞試之無所驗廉其情乃責弟而貯盞於庫

豔上有美好女子就之李懼禍不敢應女曰實語君我狐也夙緣應相從故不恥自媒耳李益驚愕狐曰我非不利於君者願無恐李疑其幻而悅其美遂偕之歸居旬餘謂李曰力能爲君高大門閭但地素相狎恐駭聽聞因另擇一村遷焉爲李經營創作不數年宅第連雲田禾遍野合村仰望號曰李半壁狐性頗賢緣已久不肯爲李納妾生子撫之若已出居恒與李談導引術戒其節慾及生子後每令獨寢妾不得常侍參禰深嘿之煽動李

之戚黨謂李曰彼異類烏可恃一旦觸其怒貨物資財將仍攝夫也且逞其蠱媚之術恐終爲性命憂聞茅山多異人宜求法驅治之世世子孫無慮矣李感於衆議從其指得符藏之先是狐常自詡能潛形入微孔中人莫之害李一日置酒欵曲飲之至醉從容謂曰子自謂善隱吾未之見也能入瓶中爲戲乎狐醉不辭遂竄入李遽出符封其口狐曰悶甚速出我李不應始知其害已也懇曰甘載恩情何忍心至此倘不相容請放我出當潛踪遠遁後此餘生皆君賜也李猶豫不能決衆曰勢成騎虎縱之禍立至乃置瓶沸水中移時傾視血跡點滴耳李欣然自謂得計戚友亦交相賀不數年家道零落與其妾相繼殁子亦夭折昔之連雲第宅頃頹皆盡惟李曈名尚存

明相國嚴文靖公訥爲尚書時偶抱病延其子之同年某胥視某以凌晨至日將午始見

公扶兩青衣倒行而出及戶乃轉身入某訝甚而未敢啟胷畢立方家人以紅柬進公有怒容其子亟以白箋易之色始和俄閭內有詬誶聲頃漸近廳事則兩僕婦揪結至公前紛拳移時而散公漠然若無所覩家人輩亦無呵阻之者亦駭然莫解所以公入詰其子始悉其故益公喜占驗禨祥多所忌諱凡起居諸瑣事必推演而後行是日喜神在午必臨時乃出出又嫌與方位相背故倒行以迎之丑日支在酉紅柬屬火有尅治之象故用白箋取相合之義耳至僕婢之無所畏忌則公之素性寬宏然也越數年有金甌之卜令製酒十餘觴而不延一客家人請命曰客已在此矣乃徧置矮几羅列觴餌俾諸僕大坐衆惶悚不敢前固命之始就食食畢正色謂曰汝輩素驕縱恒不循家人禮余每以大庾置之但今非曩比倘仍蹈故習必不爾者能如約者留否則聽其去不相強也衆以主人

未寛厚風唯未幾諸僕故態漸萌公立治
不少貸遂漠然無敢犯者

福山王 槭凝齋著

王新城居易錄中載輪庵和尚洱海叢談云
大理府三塔寺有三塔隔洱海百里即望見
之中塔方正高四十八丈十六級絕頂四角
範四金鷰各高二丈塔下八以巨石投地金
鷰輒昂首而鳴音響清越又云蒼山中巖赤
琥雪山相傳即如來昔行之地草石皆作旃
檀香傍有鳳眼洞天生橋其水半月一換四

季常新又云洱海八月望後海中出珊瑚樹
高數丈又云大理爲龍窟余五兄方旭曾出
守大理云塔高十三丈有奇四面羣山環繞
離郡四十餘里始可望見塔頂鑄金雞一隻
四角金無金鵞投石長鳴之說不知何據碧
山中巖草石毫無香氣洞傍亦無木橘至海
湧珊瑚歷任四載未覩此異父老亦未有言
及者惟云大理爲龍窟屬實山凹中深潭無
數俱有龍潛其下里人相戒不敢過其傍稍
犯之風電氷雹頃刻而至十數里內田禾傷
損無遺

江南王孝廉晉原博學能文爲南中名宿雍
正癸卯發解後終身不赴禮闈人疑而詰之
曰余少時與妻不睦妻忿而自經嗣後入闈
至夜分輒出相擾卷幅非墨汚即燭燬每試
皆然不能終場及癸卯春加意揣摩鍊熟文
機入闈日將夕眞草俱畢復恐其攫取乃藏
衷衣內危坐以俟夜分妻至覓卷不可得嘻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秋燈叢話18巻』　請求記号 856-65
ガラス使用

笑曰爾誠狡矣然今科應中亦爾命也但一之爲甚勿庸再涉妄想明春俟於黃河岸側斷不容爾北渡忿忿而去遂絕意進取終老於家

京師有某宦家居一夕雷雨暴至見火毬自南窻躍入霆電滿室聲轟轟不絕須臾穿北牖而去某驚仆床下家人排闥入視良之起備述其狀祖席焦黑爪痕宛然遍燭室中見書厨雙扉金繪四龍杳然失去或謂畫龍時暗合干支遂有此異其信然歟僧錄默牖無足奇矣

楚省某郡守赴任抵境將泊舟旋風忽起舟次吹蕩江心波紋縈繞久之不散疑焉命泅人沒視云水底有僵尸踞椅而坐繩之起尸反縛椅背墜以巨石乃匿者之戒役從不得洩風亦頓息維舟登岸行里許值暴雨趨避某富室見廳事設椅十餘座與江心沉者逼肖計其數奇問之對曰一椅久殘缺屢欲脩補

因循未果耳守領之抵任卽呼富室至訊江
心尸所自來以不知對出楠示之色頓變遂
服辜蓋昔年曾延鄰邑生訓子生醉後自縊
其妻美富室覘之信乃醉而沉諸江納其妻
以爲妾十餘載矣
京師正陽門外有劉姓者營爲蘑菇一日晚
出未歸其傭燈下篩羅聞撾門聲以爲劉至
出視之則騾負重物立於門外疑賈貨走失
恐有波累驅之去頃復來歸觸不已傭開戶

焉得有此且更卒絡繹物縱何來爾夢境恍惚耳傭急起覓視無有乃瞠目久之惘然曰是真夢耶復垂首而卧竟成蕉隠之鹿矣

江南太學生顧某雍正壬子應試北闈夜夢人謂曰子南榜孝廉也宜速歸醒而喜甚時届七月中旬恐已過錄送期憶蒜館八座某公與學使有舊乃乞其書星夜南馳抵金陵遇夏君之蓉於秦淮河上形容顦顇問之曰學使遺名祈補無策獨步河干聊自遣耳但君應京兆試何以來此顧言其故夏愬於書中增已名許之書入二名俱補錄逆榜發夏高中顧竟被落

桐城方公問亭少丁家難依戚好黄州某守守未之奇也久且有厭薄意除夕親朋讌集公獨愀然不樂有相士在坐謂曰君骨格歆奇異日飛騰未可量也衆聞其語咸曰笑之相士忿然曰諸君井底蛙耳烏足相天下士謂公曰君明秋當發軔吾傾囊助君行無

彭久居此也公北上客平郡王蒋邸從王軍
前王奇公才薦於　朝遂蒙　殊遇不數年
歷官節鎮加宮保果如相士言
張文和公允隨官黔省別駕時每同寮宴集
端坐不苟言笑咸以呆張目之某郡李司馬
獨奇公謂人曰張君非常人他年外建節旄
內秉鈞軸我輩何敢望也或以告公公曰彼
戲我木强耳李聞之謂公曰吾非浪語異日
當白黔但枚卜後恐祿位不永耳後總制滇

黔歷數載遂有金甌之
說喜且懼曰李司馬之言驗矣余其不久乎
秉政踰歲而卒
康熙間賈某精風鑑相人屢中部曹孫某欲
試其術遍集同人各擇偉僕易衣冠置之上
坐主人供衣僕衣立堦下賈入睨視諸僕笑
曰那得婢學夫人如此僭越耶即下堦揖各
主人上至孫賈不之顧孫亦笑曰君於諸公
咸察察而獨憒憒於某乎賈驚起曰君骨格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秋燈叢話18巻』　請求記号 856-65　ガラス使用

無足取惟齒貴耳適因撥髯始窺見之非得
十而失一也孫益不快拂衣入其母問之告
以故母曰異哉初產汝頗艱聞空中語曰此
家有善行應生佳兒惜骸骨已成當更益貴
齒余以爲恍惚所致未曾話及今相士云爾
真異人也孫乃出改容以謝孫初家寒封翁
以訓詁爲童子師積館穀十數金歲暮歸遇
一婦抱兒泣水次問之曰夫出家貧無以卒
歲欲鬻白盡耳封翁惻然囊贈之遂獲此

順治初京師劉某好收買舊物一日至崇文
門外有老嫗持鐵器求售式類碗而制亦古
重勉許賤價市之不解所用路遇一生見而
問曰此前朝禁中物爾從何處得來劉心知
有異詭云我固識之君試言驗其同異生曰
嘉靖好道步斗禮壇壇燃燈四十九盞盞金
質漆飾此其一也劉鎔之不謬乃造嫗曰鐵
器尚有收貯者乎願盡沽也嫗欣然引至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秋燈叢話18巻』　請求記号 856-65
ガラス使用

後地坎內堆積纍纍皆鐵鑄也盡市以歸
于橿宇暘谷家貧力學余邑名下士也金壇
于相國視學山左賞鑑之試輒冠軍與平原
董曲江相頡頏一時有東于西董之目顧屢
躓名塲年四旬餘始登賢書乾隆壬申 恩
科董君成進士入詞館于被放略然東歸遊
疾不起繼室張氏年二十餘結縭方一載母
呼令歸氏曰予已爲于門婦矣將焉往遂沐
浴易新衣內外皆縫紉周密人莫測其故殮

日泣拜舅姑入室自經從容就義可謂巾幗
丈夫矣

平原新庄張世珍舊族也患癱疾年久不愈
遇一道士自言浙江馮姓善醫以藥酒一杯
飲之沉疴立起乃深感焉館於家馮能攝亡
人魂魄現鏡中雖數十載攝之無不畢肖
又善丹術張試之銅錫皆成黃白遂告貸親
友得數百金入爐火經數旬馮曰丹成矣須
藥物點化顧本村荒僻無藥肆張復貸數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秋燈叢話18巻』　請求記号 856-65
ガラス使用

金借騾二頭令其子偕往村東水務鎮市之
途中遇令張子下騎撮土置囊中云有用處
須臾至鎮有一人自肆中出呼張子飲視之
乃其戚杜某也甫接談忽家人奔至曰主人
病發矣危甚張子驚惶無措遂以銀付杜偕
馮市藥奔歸父固無恙家人亦未嘗他出因
備述其故父駭曰杜下世已久惡得尚存且
鎮去村遠何逈速乃爾子悵然悟啓爐驗視
空如也馮初策蹇來尚繫廐中往視之乃紙

剪者揀篋中黃白物皆還原質張悔恨無及
病亦復發而索逋盈門盡鬻田產償之竟至
赤貧

東安尉姚某乾隆初任酆都尉署有大桑
一株每月夜輒見紅裳人徘徊樹下習以為
常不之異也後因子病須桑白皮令僕掘取
去浮土數寸露微孔濶之漸大忽有蛇湧出
啣尾連綿不可數計盤旋樹下積高數尺末
一物自穴躍出並衆蛇上長尺許巨於管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秋燈叢話18巻』　請求記号 856-65
ガラス使用

首方頤齒歷歷外露鱗甲遍體渾如猩紅額
挺雙角色碧而銳須下赤鬚長與身等睛光
灼灼睥然怒視若嗔人動其穴者姚乃具公
服焚香祝曰余官雖卑朝廷吏也署中尺
土皆余所主爾既具神異何不遠藏巖穴乃
混跡公署耶祝畢物似解人意即跳入衆蛇
亦隨之入姚乃封穴而樹石其上焉
江西餘干諸生裘某每夕見紅光自井中起
異焉淘之獲石匣啓得一明珠光艷發經日不滅
遂珍同拱璧築室貯之額曰實硯齋後登賢
書赴禮闈攜硯渡江狂飈陡起波濤洶湧篷
窗忽開忽闔若有啓閉之者經數刻風浪始
恬而硯已失所在矣
乾隆戊辰仲夏保定雨澤偶愆禁屠祈禱屠
人王鎧夜卧衢巷朦朧中見珠旗羽葆儀仗
森嚴傳呼曰東嶽大帝來將及巷前驅稟曰
王屠攔路神不答命迂道去覺而狂喜遍以

告人次夕仍寢其處復見神至稟報如前神怒曰我爲民祈雨何物王屠屢肆無禮發清苑令責二十醒訝其夢之不倫弗以爲意也值縣令出王倉皇走避令覺其異執而問之忽懷中豚蹄墜地科以私宰杖二十焉

順治初文登富室劉某創室落成夢中堂懸扁額書金門待詔字以爲吉兆歷數傳無中式者而子孫零替殆盡乾隆中售與蓬萊馬臬使馬雍正癸卯詞林金門其名也

掖縣張某雍正中爲山西宰卒於官諸生某父死廬墓母猶在堂返墓所暮年母覺婦體有異詰之云某月夜夫踰垣潛歸遂有娠母信而秘之後婦復漸晡生見而驚問婁不應母以婦言告生默然遂縊死墓側婁旋亦自殺母訴之縣訪緝經年毫無踪跡母痛子甚常詣縣泣訴令每多方慰遣他日過某國學門適渴入啜茗衙某外出家人延之書舍見曲房中一櫃頗精巧

告人次夕仍寢其處復見神至稟報如前神怒曰我爲民祈雨何物王屠屢肆無禮發清苑令責二十醒訝其夢之不倫弗以爲意也值縣令出王倉皇走避令覺其異執而問之忽懷中豚蹄墜地科以私宰杖二十焉

順治初文登富室劉某創室落成夢中堂懸扁額書金門待詔字以爲吉兆歷數傳無中式者而子孫零替殆盡乾隆癸卯詞林金門

掖縣張某雍正中爲山西宰讞一奇獄邑有諸生某父死廬墓母猶在堂每朔望歸省即返墓所暮年母覺婦體有異詰之云某月夜夫踰垣潛歸遂有娠母信而秘之後婦復漸晡生見而驚問婁不應母以婦言告生默然遂縊死墓側婁旋亦自殺母訴之縣訪緝經年毫無踪跡母痛子甚常詣縣泣訴令每多方慰遣他日過某國學門適渴入啜茗衙某外出家人延之書舍見曲房中一櫃頗犄丐

意謂內藏古書啓視之乃貯白衣冠一襲時某父母固無恙令心動憶及諸生事急掩之出謂其家人曰爾主回可即過我復密囑幹役伺某抵署後亟往取其衣頂某進謁令話前事某色變呼役持衣示之益驚惶不能出一語獄乃定

武昌郡東關外四面佛寺壯麗宏敞創自前朝葢數百年香火也佛像高二丈許鐵身銅首其四圍皆具而因以四面佛名雍正中有諸生三十六人倡議寺厪省會龍脈有礙科名邀附名者八十餘人公請於官而毀之顧佛身高大佛首更堅重斧鑿竟日不能損因謀穴佛背置烈炬其中移時鎔化佛首乃墜衆愛銅質精純瓜分之爲制器用未幾首事者皆背生瘡疾潰爛及頂墜首而斃附名者尋患頭痛殆百餘人無一免者內有胥某係盜名附入者屢欲出首恐干衆怨遂中止後見諸人死亡相繼心益惴惴竊念咎非

由已或可倖免後選鄖陽訓導將赴任忽仰
視驚叫云有金甲神持杵擊我首痛甚語竟
而絕
予族人某家貧以傅爲業偶得千錢置床席
側夜半夢蛇伏身旁驚起燭之無所見屢夢
皆同悟曰殆錢爲祟耶戲擊之觸筐傷指瘡
潰爲患醫之錢盡乃瘥
清苑有叔嫂二人同患瘋疾每相閒而發擊
藥罔效一日叔病發家人扃閉室中忽

躍出移時歸家神氣清醒自言途遇一道士
爲我療治褫衣縛樹間出利刃貼符其上呼
曰斬瘋鬼刃從腰間過了無痛楚但覺冷如
氷耳臨行畀以符訣贈我云凡遇此症皆可
療也家人初以爲誕後見其毫無瘋態且符
訣儼然在手咸信爲神仙濟渡也無何嫂瘋
發某乃如法施之呼求舉而嫂已被戕矣衆
大驚某擲刀狂叫跳屋踰垣舊態陡發執鳴
於官官審其情欲援例宥之某自供仇殺言

由已或可倖免後選鄭陽訓導將赴任忽仰
視驚叫云有金甲神持杵擊我首痛甚語竟
而絕

子族人某家貧以傅爲業偶得千錢置床席
側夜半夢蛇伏身旁驚起燭之無所見屢夢
皆同悟曰殆錢爲祟耶戲擊之觸幾傷指瘡
潰爲患醫之錢盡乃瘥

清苑有叔嫂二人同患瘋疾每相閒而發醫
藥罔效一日叔病發家人扃閉室中忽聽自言途遇一
[illegible]
躍出移時歸家神氣清醒自
爲我療治褫衣縛榻間出利刃貼符其上呼
曰斬瘋鬼刃從腰間過了無痛楚但覺冷如
氷耳臨行畀以符訣贈我云凡遇此症皆可
療也家人初以爲誕後見其毫無瘋態且符
訣儼然在手咸信爲神仙濟渡也無何嫂瘋
發某乃如法施之呼吸畢而嫂已被戕矣衆
大驚某擲刀狂叫跳屋踰垣舊態陡發執鳴
於官官審其情欲援例宥之某自供仇殺言

詞鑿鑿出仍昏迷如故竟定案坐抵
萊郡舊家子某貧甚賃金販鷹頗獲利家計
稍豐思此物足以居奇乃盡鬻所有市鷹千
餘頭散飼沙灘將刻期赴都門求售忽聞鷹
唳空際一鷹應之羣鷹皆鳴鼓翅翩翩縞如
白雪旋高丈餘望之漸杳某跳巖踰澗尋覓
累日杳翮無所見
樓邑林孝廉公車北上宿某縣將寢見一披
髮婦人自墻角出跪訴曰妾某姓婦也不得
志於公姑被夫搒楚致斃妾鳴於官夫家
行重賄將律以反坐死者已矣生者又復含
冤泄泄孤魂無可告訴知公長者且與令相
識希爲解救林悸甚連聲許諾鬼泣謝而沒
林竟夜不眠黎明投刺謁令述所見令瞿然
起握林手曰我知過矣立返其賄而治之林
是科中式官至別駕
溧陽諸生蔣士超之父販米鎮江服日與客
伴遊城外抵京口開見江西大竹簰縣亘數

里循江而下將至閘口忽水中出巨爪如雞足色間紅黃攀篛不得行時篛夫百數十人力無所用以告篛主篛主就而視之曰吾聞龍爪如雞足當守江龍不欲吾篛過閘耶此異事宜鳴諸官太守出視之不能決乃轉告將軍守道於是合郡官屬皆至篛側將軍沉吟久之語道府曰龍守江猶吾儕守土是必有邪物隱伏篛內欲乘以渡江故龍過其過今姑拆第一篛驗之遂悉驅篛上人夫登岸命水軍健者數百人駕龍船折篛約至五六曾有小花蛇五寸許五色斑駁一躍入江龍爪隨沒俄頃晝晦江中疊浪如山迅雷烈風勢撼山岳惟見血毬大如斗屋溜色紅而氣腥竹篛颺泊莫知所之須臾泊岸船隻流裂不少岸上人奔避不及亦有死者逾半日勢乃定江水爲赤

溧邑西鄙七里村一少年素業屠所居門近塘塘坎有大赤楡一株每至盛暑卽浴於樹

陰下一日浴畢呼妻具飯訖倩其刃極鋒銛攜之徑出妻詢何往曰將殺龍妻笑曰子殺猪者耳焉能殺龍少年曰門前塘內有物甚鉅鱗大如笕每浴於深處此物必在吾以兩手合抱祇及其身之半但不知首尾作何狀度之必龍也今往殺不愈於殺猪乎妻曰龍神物豈可殺不聽疾趨而往市先刻顫抖而歸泣曰吾不能生矣此物鱗大而堅刀不得入因於鱗之合縫處刺之鱗忽開有水射出寒徹心骨吾中此水手戰股栗刀亦墜嚮中矣妻飲以薑湯不能受數日而絕

江寧貧民無他貿易攜衣裳貯炒豆其中沿街叫喊易敝壞諸物名曰收荒鈔庫街有民婦朱氏父母俱喪遺一穉弟鞠養於家令收荒生理一日攜衣裳出遇雷震死婦抱尸歸哀號不已忽有近地棍徒糾集多人攔門索觀婦夫婉言辭謝棍不聽譁曰雷擊人謂之天刑天原以此示衆爾何匿尸不令吾曹快

親攘臂排闥徑入衆或爭或勸正紛拏間陰雲乍合雷聲轟然金蛇撩亂而此棍已跪死街心矣

揭債至扣折錢苦矣西人每結黨爲之金陵朱姓借錢千文年餘滾算欠至數金力不能償西人每日踵門呼索且攜刀在手曰爾不還錢當血是刃一日侵晨門方啓西人已突入手中刃利甚朱稽首哀求冀再緩期西人瞋目詬曰刀在此非我殺爾即爾殺我此刻可了事矣因倒持其刃而前曰爾請殺爾請殺朱自計總不免於死與其爲彼所殺寧若我殺之猶得少緩須臾死乎徑舉柄戳其腹西人負痛以手護創疾走有王老父子開錢米店向與西人熟識見其踉蹌走過讓坐啜茶西人口不能答甫坐定驀然倒地血從腹中沸出王大詫呼鄰救視已死矣衆嗚於官王據實陳辨不聽刑求數次竟承爲仇殺據法命案必獲兇器與刱口相符案乃結官追

兇器王謬承藏某處終不獲遂長繫追比而
王之子痛父遘此不白竟日夜號慟請代不
得榜於門曰吾父所遺資產約千金有得殺
人消息者當以五百金報朱目擊王冤心已
惻惻及見榜愈心動曰吾所不自首者以有
老母在也今得多金養生喪死無憂矣往見
王之子白其故赴官陳前事甚詳金有兇刀
可據官乃釋王後朱獲減等以孝養終
福邑王姓婦夫出獨居一日晨起聞室中錢

聲錚錚遍視無有俄自窗間紛紛墜落婦素
貪見之喜動顏色聞空際語曰亦愛此乎當
倍以贈汝即有制錢數緡置几上婦亦不究
所自取而藏之夜半有少年立榻前婦驚欲
號少年曰毋曰間錢即我所贈若肯永好當
勿憂貧婦利其金從焉後時有所贈久悟其
為狐且願已盈乃潛歸母家以避之狐亦繼
至惡徙居彰其迹掌婦頰仍相隨不去或侮
之輒作祟驅禳莫能去上元有戲龍燈者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秋燈叢話18巻』　請求記号 856-65　ガラス使用

聞之懼匿壺中謂曰愼勿以猪脬封口而東
以紲女潛告家人如其言投烈火中須臾壺
融化而狐遁出肆虐殲甚六月六日復偪龍
燈過其門遂入跳舞狐恐悔無所匿婦指壺
示之狐曰前幾不免安可再悞婦曰曩偶失
言爲家人覺常自悔今誓不再洩狐信之嶌
入婦急起如前封之而埋諸郊妖遂絶未幾
婦亦貧如初
予族人某貿易京都染瘧屢醫不效殆甚

乃棄返無何復驅車北上衆詰之曰將抵家
焉逸車覆瘀忽上湧嘔吐移時胸膈頓爽而
沉痾若失矣
固原參戎署多怪康熙中有張某涖任一夕
巡兵宿簷亭上忽聞足聲閣閣漸近亭級視
之乃一巨人俯躬而入高與梁齊頭大如輪
口張如箕目光睒閃繞亭而顧見衆聚寢以
巨爪劈分數人兀坐其中腰間出大肉長三
尺許往來動搖其風獵獵過人毛髮衆魂魄

聞之懼匿壺中謂曰愼勿以猪脬封口而東
以紱女潛告家人如其言投烈火中須臾壺
融化而狐遁出肆虐殫甚六月六日復偪龍
燈過其門遂入跳舞狐恐怖無所匿婦指壺
示之狐曰前幾不免安可再悞婦曰曩偶失
言爲家人覺常自悔今誓不再洩狐信之竊
入婦急起如前封之而埋諸郊妖遂絶未幾
婦亦貧如初

族人某貿易京都染瘧屢醫不效殆甚

乃棄返無何復驅車北上衆詰之曰將抵家
馬逸車覆瘀忽上湧嘔吐移時胸膈頓爽而
沉痾若失矣

固原參戎署多怪康熙中有張某泊任一夕
巡兵宿簷上忽聞足聲閣閣漸近亭級視
之乃一巨人俯躬而入高與梁齊頭大如輪
口張如箕目光睒閃繞亭而顧見衆聚寢以
巨爪劈分數人兀坐其中腰間出大尾長三
尺許往來動搖其風獵獵逼人毛髮衆魂魄

飛越冥然若迷天明家人起視衆皆僵卧救之活其半凡經巨爪攫者無一得免
晉藩温公而遜雍正初秉鐸威縣時與狐友每來必以夜不令設燭杯酒酬酢談吐博雅且豪於飲月夜則見其形乃一黄瘠叟綸巾道服睛灼灼如電久之與家人稔熟遇童稚輒撫摩飼果餌覺指爪纖長而毛茸茸然偶與論古今佳麗狐曰褒妲背未經目覩姑置無論漢唐以來無媿絕色惟昭君一人史氏所傳洵非溢美和番時曾親見之至楊太眞以肥婢工於盡惑而元宗變之釀成天寶之亂文人弄筆盡態極妍其實亦尋常艷質耳未必六宮粉黛無顏色也公贊其靈幻過人狐曰人爲萬物之靈七竅備具本有證仙之基特爲情欲牿伐喪其至寶遂去道日遠耳我輩竅僅有六非經數百年伐毛洗髓不能脫此皮囊也恒以方伯呼公公訶之笑曰他年當自知及貴如狐言

余鄉先達某雅不喜淨屠官南中時境內寺宇拆毀殆盡有古刹建自前朝像皆銅鑄某毀之鎔爲浴器一日晝浴陡見佛像森森現水中旋繞相向咸有怒容驚懾悸成疾而歿平原張君陶山乾隆初任楚省城委令以廉明稱一夕居民不戒於火延燬廬舍勢頗烈而縣署正當其衝焰烟逼近狂颸大作咸憂懼以爲不救俄有物長丈餘自空飄下書城步縣封四字大徑尺餘火光照耀筆畫宛然墜儀門前遽返風滅火署獲無恙閤邑無不見者

黃岡報恩寺殿宇崇閎建自前朝像皆銅鑄乙酉夏黃梅堤潰平地水深丈餘田畝廬舍多被淹沒蒙　恩發粟賑卹阿邑有協賑之米即寺中設廠碾運吏某董其事楚人之嗾具名揀必引緇衆際貫揀柄之兩端始可推挽時毀梁高數尋無所藉手乃議施杆於佛項而縛以繩或有以瀆神儆者吏笑曰慈悲

如佛力欲捨身濟民區區勞勩諒所不嗔且
彼土偶也烏能靈遂肆意束縛久之佛項剜
落四圍繩痕深寸許及事竣亦不加修補未
幾吏喉下忽生巨癰治之不效漸至潰延宛
轉呼號墮首而斃

余鄉海市憺登郡蓬萊閣爲最每春夏之交
清風徐來水波不興人噉見之東坡守登州
值歲晚以不見爲恨禱於神乃見誠未有之
奇也嘗聞父老云市之現必變態不一或城

堙隍起雉堞崔嵬綿亘袤延儼然都會或條
爲市鎮之形萬甍鱗次千門洞啓擧肩擊轂
者紛紛如織又或爲大叢林浮屠聳峙殿閣
崢嶸莫不宏傑嵯峩玲瓏耀目又或峰巒蟠
立夏木千章異卉珍禽宛如圖畫若遠若近
乍離乍合或移時而更一境或轉瞬而變其
狀靈幻萬端莫測所自順治初有登鎮某宴
客閣上酬酢方酣突有纔雉無數遍列旌旗
蔽海而來舟中人皆戎裝荷戟狀貌偉異有

856
65

4919

類天神某驚爲海寇至卽撤席命軍士戒嚴
正紛擾間忽人舟俱渺惟見海色天光相與
滉漾而已余生長海濱少隨父兄奔馳宦轍
今復一行作吏徒耳食其勝未經目擊聊紀
所聞爲異日探奇之一証云

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秋燈叢話18巻』　請求記号 856-65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秋燈叢話18巻』　請求記号 856-65

ガラス使用